

人文历史

杜甫在成都(上)

杜甫像

〇〇

杜甫(712—770年),字子美,自称少陵野老。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,被誉为“诗圣”,与“诗仙”李白合称“李杜”。其诗歌深刻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急剧变化,再现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面貌,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色,故有“诗史”之称。

天宝十四年(755年),安史之乱爆发,潼关失守,战乱和饥荒使杜甫一直处于迁移动荡之中。乾元二年(759年),杜甫举家由同谷(今甘肃省成县)入川,经艰苦跋涉,终于在年底抵达成都。

杜甫草堂是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。



初入成都诉悲喜

在成都的日子,是杜甫一生中难得的快乐安稳时光,也是他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。杜甫在成都留下了众多优秀的诗篇。当代诗人冯至在其著作《杜甫传》中评价到:人们提到杜甫时,完全可以不提他的生地与死所,却不能不提到成都。

初到成都,杜甫便写下纪行诗《成都府》,真切表达他当时的喜忧交并之情,“翳翳桑榆日,照我征衣裳。我行山川异,忽在天一方。但逢新人民,未卜见故乡。大江东流去,游子日月长。曾城填华屋,季冬树木苍。喧然名都会,吹箫间笙簧。信美无与适,侧身望川梁。鸟雀夜各归,中原杳茫茫。初月出不高,众星尚争光。自古有羁旅,我何苦哀伤。”

此诗风格古朴浑成,有汉魏遗风。全篇无惊人之语、奇险之笔,只是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,明白如话。吟咏再三,则可感到平和外表下激荡着的感情波澜。诗中喜和忧两种感情掺和交融,内心微妙的变化耐人咀嚼。

作为纪行诗,本诗用“赋”来铺陈其事,而“赋”中又往往兼有比兴,因而形成了曲折回旋、深婉含蓄的风格。为寻找一块栖身之地,诗人举家远徙。诗的开篇道出眼前之景:夕阳西下,暮色朦胧,诗人一家风尘仆仆地在岁暮黄昏中来到成都,它既是赋,又兼比兴。“桑榆日”正是诗人垂暮飘零的写照,渲染出一种苍茫的气氛,同时也反映了诗人沉重的羁旅之情。

“我行山川异,忽在天一方”,眼前展开的新天地,给历经艰辛的诗人以新的生活希望,欣慰之感,

自不待言。“但逢新人民,未卜见故乡”,快慰之情刚生,却又想到梦魂萦绕的故乡,何时再见,未可预卜。“大江东流去,游子日月长”,但见大江东去,自己只能做长年漂泊的游子了,心情悲痛。

接着,成都市廛的繁华、气候的温和,又让诗人转悲为喜。然而成都虽好,终非故土,鸟雀天黑犹各自归巢,而茫茫中原,关山阻隔,自己何日才能回去呢?想到此处,诗人再度陷入了痛苦之中。

当时中原州郡尚陷于安史叛军之手,一句“中原杳茫茫”,饱含忧国伤时之情。“初月出不高,众星尚争光”,也暗寓诗人对中兴草创、寇乱未平的哀思。诗人遥望星空,愁思怅惘,只能以自宽之词作结。全诗写喜,并不欣喜若狂;诉悲,也不泣血进空,在舒缓和平的字里行间,蕴含着一种喜忧交错的感情潜流。

诗人妙用比兴手法,笔下的自然景物都隐含深挚的感情。全诗闪过山川城郭、原野、星空这些空间景物,又使人觉察到由薄暮至黄昏,再至星出月升的时光流逝。这种交织使意境呈现出时空交错的立体美,烘托出感情上多层次的变化,达到情与景的自然交融。

明代胡应麟论东汉末年时的《古诗十九首·诗数》说:“蓄神奇于温厚,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,词愈近愈远;篇不可句摘,句不可字求。”杜甫此篇正继承了这一风格。而在思想感情上,它又突破了《古诗十九首》多写失意漂泊之士苦闷忧伤的小天地,运用喜忧交错的笔法,写出了关怀祖国和人民命运的诗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。

背郭堂成荫白茅

杜甫于唐肃宗乾元二年(759年)年底来到成都后,便打算在万里桥边、百花潭北营建一所草堂。经过近三个月辛苦劳作,第二年春末,草堂落成,杜甫于是作《堂成》,记录定居草堂的心路历程,“背郭堂成荫白茅,缘江路熟俯青郊。桤林碍日吟风叶,筍竹和烟滴露梢。暂止飞乌将数子,频来语燕定新巢。旁人错比扬雄宅,懒惰无心作《解嘲》。”

此诗首联即交待了草堂的基本情况以及地理位置。堂屋用白茅草盖成,背向城郭,邻近锦江,坐落在沿江大路的高地上,从草堂可以俯瞰郊野青葱的景色。草堂的自然景色怡人,“桤林碍日”“筍竹和烟”,写出草堂的清幽。它隐在丛林修篁深处,挡住强烈阳光的直晒,丛林青竹间好像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烟雾。“吟风叶”“滴露梢”,是“叶吟风”“梢滴露”的倒文。丛林中只听见清风吹动叶子和露水滴下树梢的声音,连这细微的声响都能察觉,可见诗人的生活环境多么宁静,也体现诗人对漂泊之后平静生活的喜爱和珍惜。

在诗人眼里,鸟飞燕语,各有深情。“暂止飞乌将数子,频来语燕定新巢”,南宋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说这两句“盖因鸟飞燕语而类己之携雏卜居,其乐与之相似。此比也,亦兴也”。诗人正是以自己的欢欣,来体会禽鸟的动态。在这之前,他像那“绕树三匝,无枝可栖”(三国曹操《短歌行》)的乌鹊一样,带着孩子们奔波于关陇之间居无定所。后来才漂泊到成都,草堂营成,一家人终于有了个安身之处,飞燕也纷纷前来筑新巢而居,诗人一家和禽鸟都各得其所。

然而杜甫之卜居草堂,毕竟不同于陶渊明之归隐田园,杜甫到成都为的是避乱。他初来成都时,就怀着“信美无与适,侧身望川梁。鸟雀夜各归,中原杳茫茫”的羁旅之思;直到后来,他还是说:“此身那老蜀,不死会归秦”(《奉送严公入朝》)。因此,草堂的营建,对他来说不过是颠

沛流离的辛苦旅程中一息肩之地,终非投老之乡。从这个意义来说,尽管新居初定,景物怡人,但在宁静喜悦的心情中,总有彷徨忧伤之感。这种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心理状态,通过“暂止飞乌”的“暂”字微微地透露了出来。

“旁人错比扬雄宅,懒惰无心作《解嘲》”有两层含意。汉扬雄宅又名草玄堂,故址在成都少城西南角,和杜甫的浣花草堂有着地理上的联系。扬雄曾闭门著书,模拟《周易》作《太玄》,草玄堂因而得名。杜甫在浣花草堂吟诗作赋,幽静而落寞的生活,和晋左思《咏史》诗里说的“寂寂扬子宅,门无卿相舆”的情况有些许类似。

当杜甫初到成都时,高适寄给他的诗说“传道招提客,诗书自讨论。……草《玄》今已毕,此后更何言?”(《赠杜二拾遗》)就拿他和扬雄的草《玄》相比。但他的答复是:“草《玄》吾岂敢,赋或似相如。”(《酬高使君相赠》)这是说草堂不能比拟扬雄宅,表示自己并没有像扬雄那样,写《太玄》之类的鸿篇巨著。这是第一层意思。

扬雄在《解嘲》里,高自标榜,说自己闭门草《玄》,阐明圣贤之道,无意于富贵功名。实际上,他之所以写这篇《解嘲》,正是发泄宦途不得意的愤懑之情。而杜甫只不过把这草堂作为避乱偷生之所,和草玄堂里的扬雄心情截然不同,因而也就懒于发出《解嘲》式的牢骚了。这是第二层意思。

《堂成》诗从草堂营成说起,从环境背景勾勒出草堂的方位;中间写草堂本身之景,用“语燕新巢”作为过脉;最后由物到人,通过自然景色的描写,把自己历尽兵燹之后新居初定时的生活和心情,细致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。“背郭堂成”的“堂”,和“错比扬雄宅”的“宅”遥相呼应。关合之妙,不见痕迹。

参考资料:《唐诗鉴赏辞典》
来源: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

杜甫草堂